



圣骨迷踪

[美] 詹姆斯·罗林斯/著 BY James Rollins 李欣/译

Map of Bones

失传福音书 隐藏传奇教派

神秘粉末开启重构世界之门
圣骨为图，循着世界七大奇迹的终极线索
一场环地中海的生死追踪就此展开……



I712.45/25

2006

圣骨迷踪

[美] 詹姆斯·罗林斯 / 著 BY James Rollins 李欣 / 译

Map of Bones

MAP OF BONES by James Rollins

Copyright © 2005 by Jim Czajkowski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贸核渝字 (2005) 第 9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骨迷踪 / [美]詹姆斯·罗林斯 (Rollins, J.) 著; 李欣 译. - 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 2006.11

书名原文: Map of Bones

ISBN 7-5366-8203-4

I. 圣... II. ①詹... 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25374号

圣骨迷踪

SHENG GU MI ZONG

[美]詹姆斯·罗林斯 著

李欣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

特约编辑: 张慧哲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装帧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E-MAIL: sales@alpha-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25 字数: 340千

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结合《达·芬奇密码》的宗教秘史和千古悬案，以及汤姆·克鲁斯式的尖端科技和极限冒险。一旦拿起，就不忍掩卷。

——杰克·杜·布鲁，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

罗林斯是当代最善于奇思妙想的讲故事的人。

——林肯·蔡尔德，《硫磺密杀》的作者

书中的历史使人心驰神往，高科技的运用则更为其增光添彩。紧张的情节，逻辑缜密的推理，无一不使读者心跳加速——不过主人公笨拙的爱情则显得略为失色。饥渴的丹·布朗迷们完全可以在罗林斯的书中找到一片新天地。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罗林斯的作品结构清晰，充满智慧，同时还拥有一种难得的清新宜人的幽默。

——《科克斯评论》

古老的神秘团体，无价的传奇宝藏，本书无疑可与丹·布朗的《达·芬奇密码》一拼。但是事实上，从任何角度而言，本书都远远胜过后者。看丹·布朗，虽然他的假设非常惊人，但看到开头，就能猜到结尾。而这个故事则结构更为严密，充满悬疑。丹·布朗对话陈旧，人物机械，而本书中的角色则十分生活化，语言也极为鲜活。和丹·布朗一样，罗林斯也虚构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，这一假设需要读者接受《圣经》寓言性的那一面中所蕴含的真理。

很明显，《达·芬奇密码》迷们同样也会愿意阅读《圣骨迷踪》，但是那些不喜欢丹·布朗作品的人，也将会很享受《圣骨迷踪》为之献上的一场盛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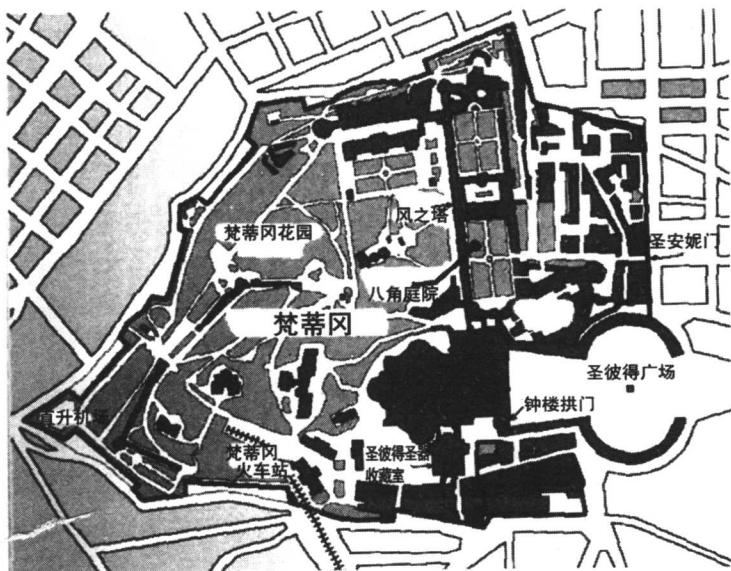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《书单》

本书是一本小说。尽管书中所述艺术品、历史资料
和科学均属实，但其人物、事件和对话皆来源于作者的
想象，不必信以为真。与真人——健在或去世——或真
事有任何相似之处，纯属偶然。

地中海



梵蒂冈



在巴巴罗萨皇帝洗劫米兰城之后，圣骨归科隆大主教雷纳德·冯·戴索尔所有。由于他的帮助以及在任期内对现任皇帝的竭诚服务，此宝物才被赠予了这位德国大主教。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一件珍宝——未经任何争抢——离开意大利。

——《神圣罗马帝国史》

◆楔子

1162年3月

大主教的人马逃至下游峡谷的背阴处，在他们身后，战马嘶鸣，箭弩齐飞。人们呼喊，尖叫，咆哮，声音回荡在冬日的关口上方，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清脆。

然而，此刻不是在做礼拜。

后方必须坚守。

弗莱尔·约阿西姆紧握缰绳，胯下的战马挺身跑下斜坡。满负重荷的四轮马车已经安全到达了谷底，然而，只有再跑出一里格（旧时长度单位，约3英里或4.8英里——译者注）远才称得上安全逃亡。

只要他们能够到达那个地方……

约阿西姆双手紧握缰绳，尽管战骑已经脚步踉跄，他还是策马奔至谷底。他穿过一条结冰的小溪，霎时水花飞溅，随后他冒着危险朝身后瞥了一眼。

尽管春天已经招手，严冬仍然笼罩着高空。在落日的余晖中，山峰闪闪发光。山上的积雪也折射出耀眼的光芒，一团浓雾像一面旗子般从陡峭的峰顶翻腾而下。尽管如此，在这个背阴处的山谷里，融化的雪水已经将这片林地变成了泥泞的沼泽。战马艰难地挪动脚步，每走一步，都有摔个粉身碎骨的危险。前面，四轮马车车轴以下的部分都陷进了泥里。

约阿西姆催马赶上马车旁的士兵。

另外一支人马也在前面绊住了脚步。士兵们从后面推着马车，他们必须尽快翻过下一个山梁到达小路。

“得——驾！”车夫挥舞着鞭子大声吆喝。

头马仰起脖子，紧接着奋力拉扯马轭。马车纹丝未动。链条紧绷着，马

噗噗地喘气，在冰冷的空气中，形成一团白雾。人们用最恶劣的脏话咒骂这该死的一切。

慢慢地，非常缓慢地，随着一声头马前胸拉伤的轻响，马车摆脱了泥潭，它终于又能行动了。每次耽搁都要付出血的代价，死亡的号角仍然吹响在他们身后的关口。

后方还需要坚守些时候。

马车继续上山。敞露的车板上放着三口大石棺，它们不断下滑，用来固定石棺的绳索紧绷着。

如果任何一口石棺损坏……

弗莱尔·约阿西姆赶到深陷的马车旁。

他的兄弟弗朗兹催马凑上前来，说：“据侦察，前面的道路畅通无阻。”

“圣骨不能被带回罗马。我们必须赶到德国边境。”

弗朗兹点头表示领会。真正的教皇被流放到了法国，而假教皇却居住在罗马，如此一来，圣骨再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就不安全了。

现在，马车跑得更轻快了些，马蹄踩下去也更加坚实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它的速度还是没有人走得快。约阿西姆呆呆地坐在马背上，继续眺望远处的山梁。

身后激烈的厮打声已经变成了微弱的呻吟和呜咽，声音回荡在山谷里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刀剑碰撞的声音已经完全消失了，这意味着后方已经失陷了。

约阿西姆搜索着远方，但是浓重的阴影遮盖了天空，黑松的影子完全挡住了视线。

这时，约阿西姆捕捉到了一抹银色。

一个修长的身影出现了，斑驳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，披挂的铠甲闪闪发光。

约阿西姆无需看到这个人护胸上绘制的红色龙印，也能辨识出这位耶稣会教长的助手。这个异教撒拉逊人已经给自己起了一个基督教名费拉巴斯，这是查理曼大帝手下一名武士的名字。他身材高大，比别人高一头，是个真正的巨人。比起其他任何人，他的手上都沾了更多基督教徒的鲜血。不过，去年这个撒拉逊人受洗了，现在效力于枢机主教屋大维，这位耶稣会教长也就是维克多四世（与亚历山大三世对立的教皇——译者注）。

费拉巴斯静静地站在阳光下，没有追赶的意图。

撒拉逊人知道他来得太晚了。

马车终于爬上山梁，抵达上面的小路。小路布满了车辙，十分干燥。现在他们可以快马加鞭全速前进了。从此处到达德国的领地只有一里格远了。撒拉逊人的伏击失败了。

撒拉逊人的动作引起了约阿西姆的警觉。

费拉巴斯从肩膀上取下一张弯弓，弓非常大，如松树的阴影般乌黑。他慢慢把箭搭在弦上，然后身体后倾，伸展猿臂将弓拉满。

约阿西姆眉头紧蹙。仅凭一支镶着羽毛的短箭，他又怎能指望什么呢？

弓松开了，箭飞了出去，呈一条弧线掠过峡谷，有那么一会儿，好像消失在了山梁上空的阳光中。约阿西姆紧张地在天空中搜寻着。这时，那支飞箭就像一只俯冲的猎鹰般悄无声息，突然出现在马车上空，射中棺材的正中心。

简直无法想象，随着一声雷鸣般的巨响，石棺的盖子啪地裂开了。棺材裂开的同时，绳索也随之崩断。现在，没有了绳索的束缚，三口石棺无一例外地滑向毫无遮拦的车尾。

人们跑上前试图阻止石棺落到地上，幸运的是，他们及时赶到了，马车停了下来。然而，仍然有一口棺材下滑得太厉害。它不断向下倾斜，最后压在一名士兵的身上，碾碎了他的骨盆和一条腿。那个可怜人凄厉的惨叫声响彻长空。

弗朗兹急忙从马鞍上跳下来，赶上前去。他加入到士兵中间，试图把石棺从受伤的士兵身上抬起来……更重要的是抬回到马车上。

石棺抬起来了，压在下面的士兵被拖走了，可是石棺太重了，他们无法把它抬到马车上。

“绳子！”弗朗兹高喊着，“我们需要绳子！”

抬棺材的一名士兵跌倒了，石棺再次落下来，倒向一侧，石头盖子也被摔开了。

马蹄声从他们身后传来，就在这条小路上，而且越来越近。约阿西姆转身看去，证实了自己刚才的猜想。一群战马飞速向他们冲来，马身上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芒。尽管距这里还有四分之一里格远，但仍可以清晰辨认出马上所有的骑手都穿着黑色战袍。更多撒拉逊人的人马，这是第二队伏兵。

约阿西姆一动不动地坐在马上。无路可逃了。

弗朗兹惊讶地屏住了呼吸——不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困境，而是由于裂开的石棺里的东西，或者更确切地说石棺里面空无一物。

“是空的！”这个年轻的修道士惊呼，“石棺是空的。”

弗朗兹震惊地跌倒在地。他连忙爬上马车，定睛观看被撒拉逊人的弓箭损坏的石棺。

“又是什么都没有，”弗朗兹说，然后一下子跪倒在地，“圣骨呢？这是怎么了？”年轻的修道士凝视着约阿西姆的眼睛，却没有在那里看到一丝吃惊的神情。“你早已知道这一切。”

约阿西姆回头凝望飞奔而来的伏兵。他们这队人马只是一个诱饵，一个把耶稣会教长的人马引过来的策略。真正护送圣骨的使徒已经提前一天动身了，他们装扮成一支骡队，用破烂的衣物把真正的圣骨包裹起来，然后藏在干草堆里。

约阿西姆转过身来，视线越过峡谷注视着费拉巴斯。这个撒拉逊人今天或许会杀掉自己，但耶稣会教长却永远也不会得到圣骨。

永远也不会。

现代

7月22日，晚上十一点四十六分

德国，科隆

子夜将近，贾森把他的 iPod 递给曼蒂，“听，老天发威乐队的新单曲，即便在美国也还未发行呢。多酷啊，嗯？”

曼蒂没有像贾森期望的那样反应热烈，她耸耸肩，没有说什么，但还是接过了递过来的耳机。她向后拢了拢黑色长发上染成粉红色的发梢儿，然后把耳机塞到耳朵里。这个动作使她的夹克衫敞开得太大，露出紧绷在黑色 T 恤衫里的苹果型乳房。

贾森凝视着。

“我什么也听不到。”曼蒂疲倦地叹了一口气，扬起眉毛朝他说。

噢。贾森把注意力转回到 iPod 上，按下“播放”键。

他向后枕在交叉的双手上。两个人坐在一块稀疏的草地上，这块草地位

于一个开放的步行广场——科隆广场的边缘。广场中心竖着一座雄伟庄严的哥特式教堂——科隆大教堂。教堂坐落在教堂山上，站在那里，可以将整个城市的风光尽收眼底。

贾森向上凝望着教堂的双子尖塔，塔身装饰着栩栩如生的石像和大理石浮雕，从宗教人物到难以辨认的神秘事物，应有尽有。此刻，在这样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，它透露出一种恐怖感，仿佛远古的某种事物从地下深处钻了出来，或者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闯入了这里。

贾森一边听着 iPod 里播放的音乐，一边观察曼蒂。他们两个都是波士顿大学的学生，利用暑假到德国和奥地利背包旅行。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个朋友，布伦达和卡尔，但比起参加今晚的子夜弥撒，那两个人对当地的酒吧更感兴趣。但罗马天主教却激起了曼蒂的兴趣。在大教堂举行的子夜弥撒很有限，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节日里有，而且每一次科隆大主教本人都要参加，就像今晚的“三圣王节”。曼蒂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。

尽管贾森信奉的是新教，他还是同意和她一起来参加子夜弥撒。

他们等待着子夜的降临。曼蒂的脑袋随着音乐晃动，贾森喜欢她的刘海儿前后飘动的样子，喜欢她聚精会神听音乐时下嘴唇撅起来的样子。突然，他感觉到什么东西碰到了自己的手，原来是曼蒂抬起了胳膊。但是，她的两眼仍然停留在大教堂上。

贾森屏住了呼吸。

在过去的十天里，他们两个人都发现，他们越来越频繁地碰撞在一起。在这次旅行之前，他们只不过是点头之交。曼蒂是布伦达自高中以来最要好的朋友，而卡尔是贾森的室友。他们各自的朋友最近成了情侣，这对刚坠入情网的恋人不想单独旅行，以防刚刚萌芽的爱情在旅行中夭折。

事实上没有。

因此通常情况下，只剩下贾森和曼蒂两个人观光。

贾森倒是不介意。他一直在大学学习艺术史，曼蒂的专业是欧洲研究。在这里，他们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们眼前。一起分享发现的惊奇与乐趣，他们彼此发现对方是容易相处的旅伴。

贾森将自己的视线从她的手上移开，但一根手指却朝她更靠近了一些。夜色是否变得明亮些了呢？

不幸的是歌曲很快就结束了，曼蒂稍稍坐直一些，手缩回来，摘下耳机。

“我们应该进去了。”她低声说，头转向排队的人群，他们正陆续穿过教堂敞开的大门。她站起来，扣上夹克衫的纽扣。那是一件样式保守的黑色外套，里面的T恤衫却十分大胆。

贾森也行动起来。这时曼蒂抚平长至脚踝的裙子，把粉红色的发梢儿梳至耳后。眨眼之间，她由一个略带些朋克味道的大学生变成了一名沉静的神学院女学生。

对她这个突然的转换，贾森感到目瞪口呆。再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黑色牛仔裤和浅色夹克衫，他突然觉得这身着装对于参加一个宗教仪式不太庄重。

“你看上去不错。”曼蒂说，好像看出了他的担心。

“谢谢。”他咕哝道。

他们收拾好东西，把空可乐瓶子丢进附近的垃圾桶里，然后穿过铺着地砖的科隆广场。

“晚上好，”一名穿黑色僧衣的执事在门口问候他们，“欢迎光临。”

“谢谢。”他们走上台阶时曼蒂低声道谢。

前面，烛光从教堂敞开的门口倾泻出来，石头台阶在烛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，这更增添了一种古老而厚重的感觉。今天早些时候他们参观这座大教堂时，贾森了解到，铺垫它的基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。历经了如此漫长的岁月，若想轻易读懂它的沧桑实在是太难了。

沐浴在烛光中，贾森来到了刻有花纹的大门前，跟随曼蒂走进前面的大厅。她从一个水盆里掬起一捧圣水，轻轻擦拭，然后画了一个十字。贾森突然感觉很尴尬，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信仰。他是一个闯入者，一个人侵他人领地的人。他害怕出错，令自己尴尬，同时也会殃及曼蒂。

“跟着我，”曼蒂说，“我想找个好座位，但最好不要太近。”

贾森跟在她后面。当他踏进这个教堂时，敬畏很快就战胜了不安。尽管他已经在里面参观过，并且深入了解了这座建筑物的历史和艺术，但还是再次被它的威严震撼了。在他眼前是长达四百英尺的教堂正殿，一个三百英尺长的交叉翼道将其一分为二，两者连同中央的圣坛形成一个十字。

然而，吸引他注意力的不是教堂惊人的长度和宽度，而是它不可思议的高度。极目向上再向上，一道道尖角的拱门、一根根粗长的圆柱和一片开阔的屋顶引领着他的视线。一千支蜡烛升起缕缕轻烟，盘旋着升向天国。烛光

照耀着墙壁，散发着阵阵芬芳。

曼蒂带着他走向圣坛。前面，圣坛两侧的交叉通道区被绳子围了起来，但正殿还有大量空着的座位。

“这儿怎么样？”她站在过道的中间说，半是感谢半是害羞地朝他浅笑。

他点点头，被她淳朴的美丽容颜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她就像穿着黑色衣服的圣母玛丽亚。

曼蒂牵着他的手，把他拉到长凳的末端，靠墙坐下。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很高兴能找到这个相对安静的角落。

曼蒂仍然拉着他的手，他感觉到了她手掌的热度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个夜晚是明亮的。

教堂的钟声终于响起了，唱诗班开始歌唱：弥撒开始了。贾森照着曼蒂的样子：起立，屈膝下跪，加入到一场华丽的宗教芭蕾舞剧中。他一样都做不来，却发现自己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逐渐迷失在盛大的场面里：穿着长袍的神父挥舞着从香炉里飘散出来的烟雾；大主教戴着高高的法冠，穿着镶金的法衣；伴随着他的到来，圣歌也奏响了，唱诗班和教徒也高声歌唱；节日的蜡烛点亮了教堂。

所有的艺术品都成为了仪式的一分子。一尊叫做“米兰的圣母玛丽亚”的木像，雕刻的是玛丽亚和儿时的耶稣，绽放着古老而柔和的光彩。在这条路的对面，有一尊圣克里斯多佛的大理石雕像，一个年幼的孩子躺在他的臂弯里，幸福地微笑着。再远眺教堂里的大窗户，都镶嵌着巴伐利亚式的彩色玻璃，尽管在夜色中已经黯淡下来，但在烛光的映射下，仍然是美轮美奂，原本极其普通的玻璃散发着宝石般的光芒。

然而，没有哪一件艺术品可以比那副金棺更引人入胜。它位于圣坛的后面，锁在由玻璃和金属制成的防护罩里。圣骨盒只有普通箱子那样大小，外形是一座微缩教堂，但它却是这个大教堂的镇堂之宝，是修建这座大型教堂的初衷，是信仰和艺术的聚焦点。它被用来守护教堂里最神圣的圣骨。圣骨盒由纯金打造，在这座大教堂破土动工之前就已经铸造好了。石棺由13世纪的凡尔登的尼古拉斯设计，被认为是现存最完美的中世纪金器。

贾森继续他的研究时，钟声再次响起，教徒们开始祈祷，弥撒逐渐接近尾声了。最后，终于到了圣餐时间，即分发圣饼。教徒们缓缓地离开长凳，排队走过通道，去领取耶稣基督身体与血的圣餐。

轮到曼蒂时，她将手从他的手里挣脱出来，起身跟随坐在同一条长凳上的其他人离开。“我很快就会回来。”她低声说。

贾森看着自己身边空荡荡的长凳，队伍继续朝圣坛缓慢移动。他伸了伸腿，焦急地等待曼蒂回来。利用这个空当儿，他开始研究忏悔室一侧的雕像。现在，他站了起来，后悔刚才喝的第三罐可乐。向后瞥了一眼教堂的门廊，他看到正殿外面有个公共休息室。

贾森朝那儿看了很久，从而第一个发现一队僧侣正从后面进入教堂。他们列队穿过后门，尽管穿着拖地的黑色长袍，裹着头巾，腰间束带，贾森还是立刻觉察到他们有些古怪，并为此感到非常震惊。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，像军队的士兵一样精确而敏捷地滑到阴影里。

这是庆典的最后环节吗？

他扫视了一下教堂四周，在其他的门口发现了更多披着斗篷的身影，甚至圣坛旁边被绳子圈起来的交叉通道那边也有。他们一直虔诚地低着头，但更像站在那里守卫。

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

他搜寻着曼蒂的身影。她正在圣坛附近领取圣餐，在她身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教徒了。基督的身体和血，贾森几乎能从她的口型读出这句话。

阿门，他这样回答自己刚才的疑问。

圣餐结束了。最后一批教徒，包括曼蒂，返回他们的座位。贾森挥挥手示意她坐在长凳上，然后挨着她坐下。

“那些僧侣是做什么的？”他身体前倾向她询问道。

她已经低头跪在地上，对他唯一的回答就是一声嘘声。他只好坐回来。大多数教徒也是低头跪在地上，只有少数像贾森这样没有领取圣餐的人仍然坐在那里。前面，神父已经整理完毕，而年老的大主教却坐在刻有浮雕的高台上，下巴贴在前胸上，已是昏昏欲睡了。

弥撒的神秘和壮观已经在他心里消失殆尽。或许只是由于膀胱的压力，总之此刻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。他甚至碰了碰曼蒂的肘部，准备催促她离开。

眼前的事情使他停了下来。圣坛两侧的那些僧侣从衣服下面掏出武器。擦了油的青铜色枪身在烛光中闪着寒光，是短管 Uzis 冲锋枪，枪口还安装着长长的黑色消音器。

嗒嗒几声枪响，甚至没有一个瘾君子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大，子弹穿过圣坛。长凳前那些原本低垂的头都抬了起来。在圣坛后面，穿着白色长袍的神父浑身抽搐，好像颜料弹——深红色的颜料弹击中了他。他倒在了圣坛上，鲜血溅在盛酒的圣餐杯里。

教徒们惊呆了，在沉默片刻之后立刻尖叫着跳起来。老迈的大主教颤颤巍巍地从高台上走下来，恐惧得站不稳脚跟。突然的变动令他惊恐万分，头上的法冠也掉在了地上。

那些僧侣从后面和两侧包围了走廊。他们用德语、法语和英语高声喊着口令。

待在原地……不许动……

他们的噪音压得很低，头巾下面的面孔由于戴着丝质的黑色面具而模糊不清，但枪声不时打断他们的口令。

坐在座位上，否则必死无疑！

曼蒂回身和贾森坐在一起，一只手朝他的手伸过来。他紧握着她的手指，小心翼翼地扫视了一下四周。门都被关上了，并且有人守卫着。

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

从主入口附近的一队武装僧侣中闪出一个人影，他的穿着打扮和其他人相似，只是身材略高，好像有人叫了声“出列”一样走了出来。他的斗篷更像是一个披肩。显然，这是一位首领，他没有佩带武器，却仍然大摇大摆地沿着正殿的中心通道走了过去。

他走到站在圣坛旁的大主教面前。激烈的争论开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贾森才意识到他们说的是拉丁语。突然，大主教害怕地跌倒在地。

那位首领从大主教身旁走过去。两名僧侣随即走上前来，扣动扳机。然而，他们的目标不是谋杀大主教，而是朝金棺的密封面罩开火。玻璃防护罩上立刻布满了弹痕，但仍岿然不动。原来是防弹的。

“强盗……”贾森咕哝道。这绝对是一起策划周密的抢劫。

大主教好像从坚强不屈的玻璃那里汲取了力量，身板挺直了许多。那个僧侣首领抓着他的手，仍然用拉丁语同他讲话。大主教摇了摇头。

“你的双手将沾满信徒的鲜血。”那个人开始用德语讲话了。

让你的双手沾满信徒的鲜血吧。

首领挥手示意另外两名僧侣上前。他们从侧面射击拱顶，并且举起巨大